

虫园论文

忠園論文二集

目錄

上卷之一 羣經諸子二十九首

論語孔子論管仲章

宰我問三年喪章

學詩二章

託孤弘毅歲寒志士四

章

子張問明章

齊景問政章

民信章

正名章

農圃章

孝經

諫諍章

孟子不忍之心章

尊賢使能章

生於憂患章

左傳劉子論敬

子產不毀鄉校

公羊傳盟于召陵附何休公羊稅畝傳注

晏子社鼠猛狗

荀子廢禮願息貴師三則

呂覽是非之經

韓詩外傳子貢稱其師

說

苑親老不擇祿

楚弓楚得

上卷之二 諸史史論三十四首

國語魯季敬姜訓子

史記管晏列傳

廉頗藺相如列傳

漢書文帝紀贊

武帝紀贊 文翁傳 王章傳 後漢書嚴光傳 宋弘傳 仇覽傳

梁鴻傳 鮑宣妻傳 王霸妻傳 姜詩妻傳 樂羊子妻傳 曹世叔妻

傳 孝女曹娥傳 皇甫規妻傳 陰瑜妻傳 董祀妻傳 晉書陶侃母

傳 韋逞母傳 通典總序 資治通鑑論東漢教化風俗 王導輔瑯琊王

祖逖渡江 日知錄論戰國之變 論秦禁淫俗 論兩漢風俗 論正始

論宋世風俗 讀通鑑論漢高徙韓王信王太原 論彝倫之關係興亡

論亂臣以利啗軍士

上卷之三 魏晉宋元明清文三十七首

魏曹植令禽惡鳥論 晉李密陳情事表 陶潛與子儼等疏 宋范仲淹岳陽

樓記 與朱氏三哥二帖 嚴先生祠堂記 程頤上谷郡君家傳 錢公輔

義田記 朱子白麓洞書院揭示 元劉因高林孔子廟記 明太祖北伐詔

方孝孺論華歆

秉禮箴

絕私箴

謹習箴

雜誠二則

倪元璐題

元祐黨碑

黃道周爲思文皇帝與益王書

張履祥經正錄序

張爾岐論勿

讀壞心術書

清陸隴其風俗策

全祖望是亦樓記

沈甸華墓碣銘

姚

敬恆事略

梅花嶺記

大金夫人廟碑銘

沈隱傳

汪中與朱武曹書

錢大昕論衡跋

魏源歸安姚先生傳

葉名澧論讀史法

論文人才士之可

慨

陳澧復黃芭香書

朱一新論氣節與驕傲之異

復傅敏生妹壻

以上共文壹百首

忠園論文 二集卷一

孔子論管仲章 朱子注下同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

甚矣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

衽矣衽被皮寄反衽而審反○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豈若匹夫

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後諒小信也經文莫字上有知人字○程

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也知爭輔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

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事死可也知爭輔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

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將自免以圖而

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

人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忠何足贖哉恐謂管仲有魏徵而不死建故

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宰我問三年喪章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音基下同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

樂樂必崩

而恐居喪不習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祖官反登

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

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子曰食夫稻衣夫

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受女音汝下同○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

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不察也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

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樂上如字下音洛

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辭又發其不忍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

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

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終得制而不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

非以三年之喪未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跋而及之耳

學詩二章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夫子扶也○小

詩可以興

感發

可以觀

得失

可以羣

和不流

可以怨

怨而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緒其

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女音汝與平聲○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託孤寄命仁以爲任歲寒志士四章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

子人也

與平聲○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

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勝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仁以為己

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少體而力行之

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而不遠到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

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以德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

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惡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張問明章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

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譖莊蔭反愬蘇略反○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愛利害切

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致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之必因利害不切而告之故其辭繁而察之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而行者不行焉。有以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

景問政章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適魯昭公末年孔子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公曰善哉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

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公曰善哉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景公善孔子之言而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不知臣反求其所以然蓋悅父不子之所以子是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臣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釋者齊之所以卒亂也

民信章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子貢曰必不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子貢曰必不得已

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所必不免無信則雖

生而無以自立不如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甯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信則信本人之愚所謂固有人非兵食所得而能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民德而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正名章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子曰必也正

名乎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禍其祖名實案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子路曰有是

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

如也野謂鄙俗責其不能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楊氏曰名不當

言不順則無以事不成則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則民無

考實而事不成則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則民無

所措手足

序而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

中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

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子欲殺之以

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而以正名爲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

命公子郢而諭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義而不知此

爲食輒之食

爲非義也

農圃章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樊遲出

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謂小人謂細民孟子子所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

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

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穡居丈反焉於虔反○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

者○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皆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孝經

諫爭章

曾子曰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孟子

不忍之心章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先

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

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

人之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

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

然也

怵音黜內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

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

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

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

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

已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惻隱之心，仁之也。羞惡之心，義之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

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

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

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

母。

擴音廓。○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

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須事之至近而不能矣。

尊賢使能章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

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

市地之塵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賦其塵蓋逐未者多則塵以抑之少則不必塵也

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前解見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塵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氓音盲

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
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
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
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

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

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

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

生於憂患章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

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說音悅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傳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

仲因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秦穆公舉之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

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

所不能會與增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然所

謂性亦指氣稟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

喻衡中與橫同恆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

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入則無法家拂士

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然後知生於

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

左傳

劉子論敬

成公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

叔孫僑如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

不加厚行人使人也

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

介輔相威儀者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

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於社不敬

肅宜社之肉也盛以賑器故曰賑宜出兵祭社之名

劉子曰吾

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

者養之以福

養威儀以致福○姚培謙曰

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

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祀有執膳

膳祭肉

戎有受賑神之太節也

交神之太節

今成子惰棄其命矣

惰則失中和之

氣其不反乎

後成肅公卒於瑕

姚永概曰威儀動作可以占事之成敗命之短長左氏所載歷歷不爽非奇異也蓋敬